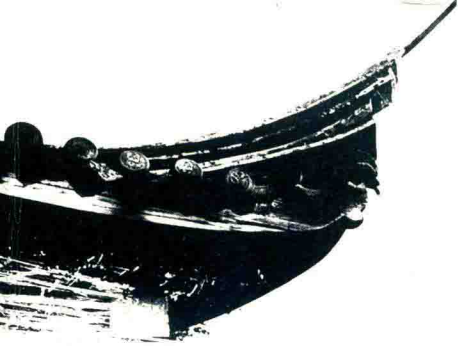




无界散文

太符观的秘密

韩守林·著

散无
文界

+

太符观的秘密

韩守林·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符观的秘密 / 韩守林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378-4870-1

I. ①太…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3213 号

书 名: 太符观的秘密

著 者: 韩守林

责任编辑: 赵 婷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0351-5628697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46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6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870-1

定 价: 23.80 元

目 录

题外话 古道遐想	/ 001
人文环境背景	/ 006
精巧的布局	/ 012
昊天殿	/ 017
后土圣母殿	/ 061
五岳殿	/ 091
山 门	/ 109
碑 碣	/ 114
二十八宿保刘秀	/ 138
锦上添花	/ 144
传说存要	/ 154
后 话	/ 160

其实，汾阳境内的 307 国道在古代就是一条官道。因为它不仅承担着太原与晋南之间的联系，也更是贯通三晋与陕甘一带的必经之路。只是，后来名声大噪的美国人史迪威 1921 年主持修筑时，在汾阳段的罗城村一带稍稍向北偏了一下，才形成了今天的格局。一条写满辙印，流淌着历史的土路从此开始承载一个个绝尘而去的橡胶车轮。

唐代，日本和尚圆仁，披着从长安领到的袈裟，手持锡杖，经由这条官道，从太原到清徐，在杏花村旁的郭栅村住了一夜，再到汾州城内礼佛和品茶。这件事，被他写进了渐渐为人所知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如此，早年的诗人杜牧走《并州道中》，写《清明》诗，也正是这条路。冷雨凄迷、热酒入肠，他也许就是在郭栅村遇到了激发他写诗灵感的牧童。于我，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却总是在猜测，这个牧童究竟是谁？他有没有一些让人流连的故事？不少写写画画的人，都直接把他臆想成了一个放牛娃，画在纸上、竖在地上。而在我的脑海中，这位袍袖飘逸心情不爽的老人，在这里其实是碰上了一个放羊的孩子。在广袤的平原上，在方吐新芽的杨柳下，十字路口，他头扎双髻、腰挽麻绳，一声响鞭，嘹亮的鞭梢裂破的声音便划破蓝天，惊落满树的杏花。于是，杜老先生诗兴大发，精神为之一振，引酒入诗以为快意。

从此，杏花村的美酒益发知名。

宋朝，幼小的狄青进城，走的也是这条路。而因为他的一世威名，

所以，这条路又被当地人称为“狄道”。

1934年8月初的一个闷热的日子，从太原方向摇摇晃晃驶来一辆客车，吭哧吭哧地在新修的道路上前行。因为是砂石路面，车也老旧，所以走得很慢。刚刚驶过坍成半截的上贤梵安寺塔，过了冀村有两里路了，又转了个弯折回去——在冀村口下了一个挟着蓝布包袱、反节令还穿着棉背心的老太婆。老太婆不停地絮叨着路口的变化，以变相解释她的眼老昏花，一边等待师傅从车顶上把她的行李取下——车子才又向前走去。

这辆车上坐了很多，现在大多和那位牧童一样，已然不知了名姓。能够知道的，是两对夫妻。一对是中国人，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是美国人，费正清和费慰梅。他们在庄化桥上下了车，等师傅把他们的行李取下来，才在惊叹声中，坐上了接他们的福特牌汽车，向峪道河上游逶迤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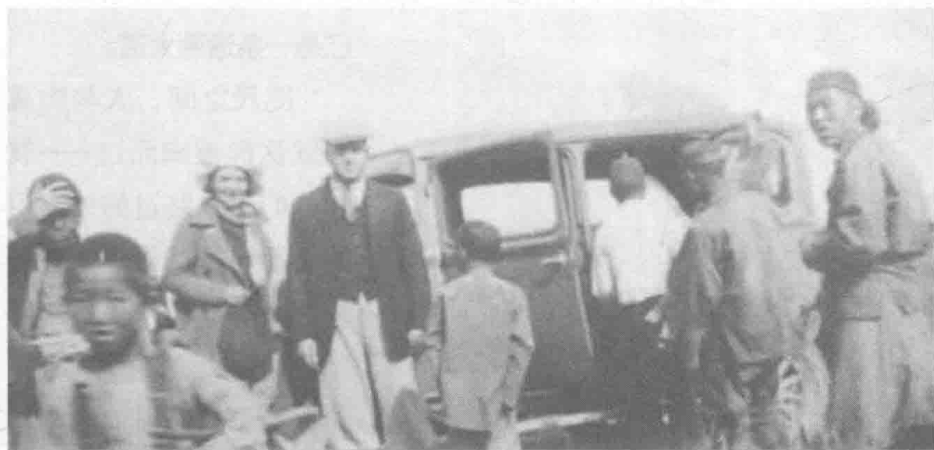


梁思成与费正清夫妇

从此，在当地村民惊奇的目光中，他们开始了为期三十多天的晋汾古建筑考查。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美到使人心慌心痛。”显然，林徽因对这个暑假的安排十分满意——原本，他们是计划到北戴河去避暑的。

他们住在河谷中由磨坊改建的别墅里，与那一帮改建别墅的外国牧师为伍，享受着泉谷中的沁人凉气。按照他们的计划，每天翻阅着小本本上的从县志里抄来的附近早期建筑的名录，他们很想在这里圆梦——找到梦寐以求的唐代原构。而这些最有可能的建筑，居然大都坐落在这条古道之上。从此，他们以峪道河为大本营，早出晚归、梯上梁下，中午只是对付一顿野餐，反反复复在古道上走来回。大相村的崇胜寺（县志：在城北二十里大相村，大齐天保十年（751）建。中殿有龙槐一株，大三围，甚苍古，碑记失传）、小相村的灵岩寺（县志：在城东北二十五里小相西，隋唐来历代修饰。宏丽壮观，后建石塔。为郡东一大精舍，自隋唐以来，莫之或衰）、杏花村的国宁寺乃至开栅村的圣母庙等大型建筑群，都纳入了他们的视野，他们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测量。在这种纷忙中，林徽因写出了散文名篇《山西通讯》。



在汾考察途中被围观

从峪道河回京以后，这两对夫妇不仅因之而加深了堪称典范的中美私人情谊，林徽因还写出了通篇洋溢着香味的散文《窗子以外》。次年，梁、林二人合著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面世，把这一次的考查收获在学界发表。有发现早期建筑手法时的惊喜，也有找不到时的淡淡忧伤。

一篇考察报告竟被他们写成了让人爱不释手的美文。也许因为建筑之美，也许因为文笔之美，到今天，还有他们的“信徒”沿着他们的足印，一处处地寻访这些古迹，并把这几十年的世道沧桑记录下来，作文纪念。

在这三篇文稿里，到处可见的是对汾阳的赞美。“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回京途中，他们“在大堆行李中检出‘粗重细软’——由杏花村的酒坛子到峪道河边的兰芝种子——累累赘赘的”，据说还有赠予某君的一罐子老陈醋。也许是一种缘分沉集于此，这次考察的整整三十年后，先生的儿子梁从诫被下派到峪道河水泉村，参加了这里的农村“四清”运动。

梁思成没有想到的是，到今天，他们写过的那些汾阳的建筑，几乎已经全部被夷平，变作了一宅又一宅预制板搭制的民居。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文字，和引发人思古幽情的那几张照片了。而他们反复走过的古道，不仅早就铺了柏油，而且路面一直在加宽、路基一直在加高，早

已是一条通衢大道。

咫尺之间，人与物真的就这样擦肩而过——就在他们反复路过的郭栅村的北面、杏花村国宁寺一箭之遥的地方，虽然历经“史无前例”的风雨，但居然保存下来了目前汾阳和吕梁最早的建筑——太符观，而且几乎原汁原味。算是一个奇迹，也着实让人唏嘘不已遗憾不已。

历史在向前推进的时候，虽然总是在裹挟一切



百年凝眉——林徽因和小相灵岩寺铁佛的对话

随着潮流日新月异着，但总会在不经意间把一些刻满时代印记的东西遗留下来，留在乡野的古风中闪光，成为人们呼吸古代空气、唤醒想象能力的凭借。

作为金、明两代古典艺术的实物载体，太符观正是这样一颗珍珠。

人文环境背景

从汾阳城向太原方向驱车二十分钟，或者从青银高速杏花村出口到307国道左转行走五分钟，在永安村境内，路边可以看到太符观的指示牌。从牌下折北出村，远远地，大殿上色彩斑斓的琉璃瓦和绰绰约约的红墙早早地就显示出一种宗教气氛。庙宇的背后，是一座连绵起伏的青色的山峦，冬峻夏翠，宛然若画。



千年道观就在眼前

前文曾经两次提到过郭栅村。永安，即古郭栅村也。

郭栅是汾阳至目前最早见于典籍文献记载的古村。唐开成五年(840)，圆仁和尚在他的日记体《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廿九日……斋后，行卅里，到郭栅村，入村寺宿。院主僧见客不喜。”《金史》说“汾州西河有镇一，郭栅”。可知，郭栅镇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是太原、汾阳之间的交通驿站，成为往来游人餐饮和投宿之所。而到清代，也有“郭栅铺”的地方志录。

把一座道观建筑在古道、古镇与一座莽莽苍苍的大山之间，总让人感觉此中有着某种神秘的意味。回想起来，户县祖庵镇由金代著名道士王重阳创建的重阳宫，不也是坐落在终南山的怀抱之中吗？这种选址理念，不仅是古代风水理论的实物表达，也是古人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积极体现。

这个郭栅古村还颇有些来历，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刊刻在印刷品上做它的墨香梦。

1931年6月，在晋绥党组织的策划下，经杨重远、阎红彦等人具体联络，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赵协中部第三营第三排，在共产党员牟姓排长和冯全福班长的带领下，经过周密部署，将部队拉上了吕梁山，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成为我军早期的一支有生力量。在当时的党、军内外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史称“永安兵变”，是地方党史和军事史上的重要篇章。

无独有偶，回眸八百年前，宋金交替之际，这里还发生过一次“兵变”，只是这次兵变常常被人用来做“警示”之用。这件事，在二十四史中的《宋史》和《金史》上都提到过。《三朝北盟会典·五十一卷》：“(靖康元年八月)五日戊戌，察访张灏会将兵驻於汾州，遣统制张思政、折可求、冀景进兵於郭栅。七日庚子，粘罕兵破郭栅，张思政、冀景奔回。张思政等屯郭栅，深沟高垒，未尝料敌迎战。金人既近，而冀景寨中忽张青盖，贼视而不击，惟攻思政等寨。矢石交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为所败。惟冀景全军奔回，将兵死於寨中不知其数。张

灏招集溃兵诛冀景。”

“又诉冀景有异意金人，既至，乃於寨中张青盖为号，贼人不攻。又见危不救，而反奔溃。灏遂下景等狱，勘验得实，戮景於市，死者五十二人。”这两段文字，把这场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和具体情形描写得十分详细，冷兵器的相互撞击声似犹在耳。“兵变”的主角，军官冀景遇敌不战而是悄悄举起“青盖”，十足的一个通敌投降派。对这次“兵变”不惜笔墨进行描写，实际上道破了兵败之由、离心之害。这场失败的战役最终用叛将冀景的鲜血做了最后的了结，也算是对父老的一种告慰。而文中的“深沟高垒”等字眼，把这里当年丘陵台地地区的地貌特征呈现在读者面前。

七十年后，当战马的嘶鸣之声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听惯了女真人官兵的故事的时候，终于有人动议，要在这片土地上兴建一处道观，以祠祀天地之神。因此，太符观由此诞生了。

清代初年，学者朱彝尊远道而来，到郭栅村访古。让他欣喜的是，就在郭栅村与太符观之间的土岗上，发现了一块书文俱佳的唐碑。在激动之余，他将这件事和碑文一起，记录到了他的《金石文字记》中。

不用再述说金戈铁马的悲壮，因这悲壮下面还掩埋着太多已经不为人知的故事。

汾河谷地的二级台地地貌特征十分平常，但在考古学上它则完全有着另一种可能，是早期人类生活的区域，而事实上这里确实也是一处新石器遗址。1982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联合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太符观之西的小片区域开方、开沟进行了科学发掘。遗址内容极为丰富，灰坑、墓葬、房址等不断被发现。根据层位关系对其内涵分析，遗址堆积形成共分为八个阶段，时代跨越较长，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到商代，且文化特征具有其独特性。说明原始人类在这里曾经生活了三千多年，直到新的农业文明的出现。因其位于杏花村之北，这里被命名为“杏花村遗址”。



杏花村遗址

也就是说，这座建于 1200 年的建筑不但坐落在发生于 1126 年的宋金郭柵之战的战场遗址之上，还坐落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遗址之上。地上地下、书里书外，到处都是古风扑面，应当算得上是古韵悠长吧！实际上，只要你留心，在太符院内，我们很容易就会找到那些经历了六千年风雨的灰色陶片。绳纹的、篮纹的，盆沿、罐口，哪一片不会让人想到历史的悠远？而或许，我们在这些陶片的边缘，还会遇到古人制作陶器时留下来的指纹，常常又会让人怦然心动，感觉到生命的无常。寒暑交替，时光荏苒，历时三千多年的杏花村遗址蕴含了先民无尽的秘密，带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

当我们把想象的目光投向远处，青山巍巍，正默默地俯瞰着它怀中的这片土地。

透过薄薄的岚霭，这座堪入诗画的青山一下子跃入我们的眼帘，它其实算是一座儒学名山，官称子夏山。



子夏山远眺

子夏，本名卜商，春秋末年卫国人，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夫子的弟子中，他以“文学”见长。“文学”，应当是后世所说的“经学”——因为子夏曾经“序《诗》、传《易》、传《礼》、受《春秋》于孔子”，并以此四科优于别人。影响中国两千三百多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正是子夏先生的名言。

传说卜子夏晚年退隐于山中，设教西河，所以唐玄宗开元年间改称此山为“子夏山”。《山西通志》记载：“隐泉山在文水西南二十五里，汾州西北四十里。山壁峭立，有泉隐没不恒流，因以名山。一名陶山、一名汤泉山。卜子夏退老西河之上，即此地，又名子夏山，一名商山。山有石窟号隐堂洞，亦子夏室，其东有马跑泉。”《汾阳县志》云：“其山石险壁立，天匝崖平，其石室去地可五十丈许。层松饰岩，列柏依壁，惟西侧得历阶升。”现在人们统一其称呼为子夏山。

子夏石室是山上的主要文化遗存。在这个偌大的天然山洞旁，人为凿出了不大的两处石窟，门楣雕有极富大唐气息的花草图案，题有联文：将勤补拙、以俭助贫。横批：中和。石窟前壁留有据说是虞世南的手迹“石门宕雪”。上下子夏石室的山壁野径上，还有关于明代嘉靖年间介休人“庸农子”事迹的摩崖石刻，叙述了庸农子在此修道和坐化的故事。其中“(嘉靖)九年及岁次庚午冬，端坐而逝。越今年壬申春，坐形如初”的描述让人匪夷所思，让子夏山更加神秘起来。



神秘的石室就在山中

相对于从悠远的历史中走来的郭栅村、杏花村遗址和子夏山，太符观所在的上庙村倒只是一个小小的普通村落，庙中的创建碑碣上竟没有这个村名。村中最古老的，大约是庙院东墙外的一株老槐。虽然算不上老态龙钟，但其黝黑的皮肤，显然在证明着曾经的青春时光。上庙村据说原名衍庆村，与明代庙碑上的某些字眼相同。它应该是在太符观建成以后，因为越来越旺的香火和各种吉日、庙会上人流的聚集，才逐渐有人落户，以致慢慢形成了一个村落。村庄的年龄应当不会超过元代！这一点，村以庙为名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精巧的布局

在太符观，哪怕是一抔泥土，都散发和流淌着无尽的古典的美的气味，可以算是纯正意义上的古色古香吧！

先民们从漫长的农业时代一路走来，在极端闭塞的乡野，除了来自遥远的皇宫的似乎不可逾越的各种号令，日日相伴的，只有几亩不甘寂寞的土地。白天，烈日炎炎，晚上，一片空寂，生命在无休止的春夏秋冬中与时俱衰。在巨大的精神空间里，在面对大自然的无奈中，宗教就这样自然地产生了。形而上，一些甘于寂寞勤于思考的哲人创造出了更容易让人接受的神和神的体系。这种源于人类对生命的思索，最终变作与日常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为。于是，日月星辰，变成人们臆想中神在上天的运行；风雨雷电，则是神对人间最现实最重要的力量施加。几乎没有谁想到去和神的力量抗争，芸芸众生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对神意的顺应和对神的膜拜。

我国道教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显然与佛教的传入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与佛教的寺庙相对，中国道教将大一些的道教活动场所称作宫观。据说，宫的概念还是皇帝钦定建设的道庙的别称。历代统治者正是在对宗教了解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了宗教领导权，并在民间大力推行，将宗教变成了他们很重要的统治工具。在皇权与神权的双重管理之下，人们的思想更加封闭，只能成为更加忠实的神的仆役。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在精神上对宗教的皈依，对于个

体，也是很重的一种生命完善形式，各观上形成了大千世界的和谐有序之象，成为社会稳定的一种重要力量。

太符观应当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由人们思想到行为的自发和自觉相统一开始，到捐款捐物和营造的具体实施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凝固的物化载体。

遗憾的是，随着清代道教的式微和观内记录的缺失，关于太符观的有关道教活动情况我们大都难以稽考，当年的羽客们活动情况不得不付诸阙如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太符观属于道教中全真道的丛林。

在一个和煦的春日，看着满眼的古色，嗅着满腔的古香，满怀虔诚，我们步入了这方充满神秘的土地。



山门之内一瞥

太符观原来是如此精致。

从前，最先抢入人眼的是一座高大的木结构牌楼（已毁）。四柱三门，飞檐翼角、斗拱勾连，彩绘耀目。从牌楼下步入，让人一下子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力，陡然增长了对神殿的敬畏。

放眼望去，一道红墙拦在眼前。地势随着红墙和一座牌坊式的山门突然抬高许多。太符观赫然就在眼前。